

## 《夜色温柔》中的语象叙事

程锡麟

内容提要:《夜色温柔》是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重要作品,语象叙事与《夜色温柔》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本文结合作品的社会历史背景,通过文本细读,分析菲茨杰拉德运用的语象叙事手法,指出他采用这种手法描绘出一幅幅色调各异的生动场景并刻画出了一个立体饱满、性格各异的人物,为人物的活动、情节的发展、象征的表现和主题的表达提供了适当的氛围和条件。

关键词:菲茨杰拉德 《夜色温柔》 语象叙事 场景 人物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5)05-0038-09

DOI:10.16430/j.cnki.fl.2015.05.006

### 一、引言

《夜色温柔》是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重要作品,它通过描写精神病医生迪克·戴弗与富家子女病人尼科尔的恋爱、婚姻及其破裂,采用了富于象征的手法,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在欧洲的美国人的生活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和美国社会的影响,表现了西方文明的衰败进程和美国梦幻灭的主题。《夜色温柔》的故事时间是1925年夏天至1929年夏天,中间穿插了多次闪回和回忆,回顾了作品人物在更早时间里的经历。

国内外学界对《夜色温柔》的研究主要围绕着该小说1934年初版和1945年考利

(Malcolm Cowley)修订版两个版本的比较、作品的结构和视角、象征、主题(包括历史,尤其是美国和西方的衰落,权力与道德、爱情、诱惑与操守等)、叙事风格、自传色彩、人物,尤其是迪克走向毁灭的进程分析等问题。本文则从语象叙事<sup>①</sup>的角度去

<sup>①</sup> 语象叙事的英文术语是“ekphrasis”(或者“ecphrasis”)。它是自古希腊以来就有的一个修辞术语,有着多种多样的定义。现在它是美学、文学、艺术史、文艺理论等领域的共同术语。不过,最基本的一点是:它是关于语言文字与图像的关系的一个术语,它具有跨学科的特征。该词的中译名也有多种,如:“视觉书写”、“书画文”、“写画文”、“以文绘画”、“语词赋形”、“读画诗”、“艺格敷词”、“符象化”、“造型描述”、“图像叙事”、“语象叙事”等等。这些译名分别侧重于修辞学、文学、艺术史、图像学、符号学、叙事学等。过去国内一些学者(包括笔者)采用了“图像叙事”这一译名,现在看来它容易与绘画和雕塑等视觉艺术呈现的图像叙事混淆,因此以后凡涉及文学作品中的这种叙事手法笔者都将改用“语象叙事”这一译名。

剖析这部小说。语象叙事的含义简要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对一个视觉艺术作品的语言描述；对任何场景（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的生动的语言呈现；用文字再现视觉的再现。（Bartsch：i—vi）根据《芝加哥大学媒介理论关键词词典》，现在多数学者接受赫弗兰（James Heffernan）提出的定义：语象叙事是“视觉再现的文字再现”（“the verbal representation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Welsh）从文学和叙事学的角度看，语象叙事主要是指文学作品中，对艺术作品（绘画、雕塑、摄影、广告等）、人物形象及行为、场景（自然景观和人造景观）等的视觉再现的文字再现。

语象叙事与《夜色温柔》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这一叙事手法对作品的场景描写和人物刻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场景描写和人物刻画与情节的发展、象征的表现和主题的表达都有一定的关系。本文将通过细读文本，就语象叙事在场景描写和人物刻画两方面的运用及作用进行探讨。

## 二、场景的语象叙事

在《夜色温柔》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作品中的一些人物曾参军，参加了大战。主人公迪克曾中断学业去参军，直接经受了大战的冲击。没有直接参战的人也受到了战争的影响。在大战后，许多美国人，其中不少是青年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由于对当时美国社会环境的失望和不满，便到欧洲去居住和生活。《夜色温柔》的故事背景主要就是在法国和瑞士。作品的主人公和多数其他人物长时间居住在法国南部海滨的度假胜地里维埃拉，并在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游走。

《夜色温柔》有大量关于场景的语象叙

事，本文将这类叙事大致分为关于自然环境的、关于战争遗址的和关于消费主义场景的语象叙事。

### 自然环境的语象叙事

小说一开始就有一大段对法国著名度假胜地里维埃拉海滨的描绘：

在法国里维埃拉风光旖旎的海岸上，大约位于马赛到意大利边境的中途，有一家高大堂皇的玫瑰色的旅馆。好几棵神态谦恭的棕榈树为旅馆正面那绯红色的墙面遮阳送凉。旅馆前面，延伸出一小片耀眼的海滩。近来，这里已成为名流显要和时髦人士的避暑胜地。……

旅馆门前的海滩宛如一块鲜亮的棕黄色的地毯，与旅馆浑然一体。清晨远处戛纳的城市轮廓、粉红和浅黄色的古老城堡以及和意大利交界处那紫红色的阿尔卑斯山都倒映在水中，在清澈的浅水区，随着海草所掀起的一圈圈涟漪颤动。……（3）

这段描写是叙事者眼中的里维埃拉海滨景色的再现，使用了一系列关于色彩的词语：“玫瑰色”、“绯红色”、“棕黄色”、“粉红”、“浅黄色”和“紫红色”，浓墨重彩地描绘出了景色旖旎的里维埃拉海滨及远处的山水、海滩和建筑。就是在这样美丽如画的环境中故事得以展开，主人公迪克与妻子尼科尔、年轻的电影演员罗斯玛丽以及其他人物（其中不少是旅居欧洲的美国人）在这里无所事事、寻欢作乐。

作品第三章有一段描写罗斯玛丽和她母亲雇车在里维埃拉三角洲游览，傍晚返程途中所见到的景色：

黄昏时分驱车返回旅馆，真是赏心悦目，正如童年时代孩子戴的玛瑙和玉髓饰物，海的上方也染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绿得好似蔬菜汁，蓝得如同洗衣水，暗红得又像葡萄酒。沿途看见那些在自己屋外吃饭

的人,听见乡村酒吧的葡萄架后传出的热烈、单调的钢琴声,让人心旷神怡。汽车转过“黄金断崖”,穿过草地上那一排排颜色越来越深、不断被甩到身后去的树木,驶向戈斯的旅馆,月亮已在坍塌倾圮的高架水渠上徘徊……(18—19)

这段语象叙事的描绘既有艳丽色彩,也有悦耳的声音,展现了一幅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画面。这也暗示了罗斯玛丽到了里维埃拉后的愉悦心情。后来她在这里结识了迪克夫妇及他们的朋友,并同迪克发生了一段刻骨铭心但无果而终的恋情。

作品第二卷第八章讲述了迪克在瑞士骑自行车旅游,其中一段乘坐了登山缆车,下面是相关的描述:

乘务员关上车门,……缆车就猛地一下子被拉着朝苍翠的山峰上的一个小点升去。在缆车越过了一个个低矮的屋顶后,沃州、瓦莱州、萨瓦和日内瓦的天空便像一幅环形全景画面展现在乘客面前。罗纳河的激流使这片湖水清冽凉爽,湖中央便是西方世界的中心。湖面上漂游的天鹅犹如点点白帆,而来往的船只则像游动的天鹅。天鹅和船只都融入虚无缥缈的天然美景之中。……(186)

接下来,迪克就遇上了自己的病人尼科尔。就是在这样风景如画的环境中两人开始感到了对方的恋情。在阿尔卑斯山间的度假宾馆里,在尼科尔的主动追求下,迪克陷入情网。于是两人开始恋爱,再逐步发展到结婚和生子。

#### 战争遗址场景的语象叙事

作品第一部第十三章描述了迪克、尼科尔、罗斯玛丽和诺思夫妇一道去参观一战时期索姆河战役的战场遗址。索姆河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发生于1916年7月1日至11月18日。

索姆河是法国东北部的一条河流,同盟国一方的德国军队同协约国一方的法国和英国军队在该河流域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该战役刚开始时,德军投入了10.5个师,英军投入了13个师,法军投入了11个师(当时法军大部兵力还陷在色当战役中)。随着战役的发展,双方都增加了更多的部队,整个战役德军共有50个师,英军共有51个师,法军共有48个师。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极为残酷血腥的现代战争,双方都损失惨重,德军伤亡465000人,其中死亡和失踪164000人;英军伤亡350000人,加上英联邦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纽芬兰,英联邦共伤亡419654人,其中死亡和失踪95675人,法军伤亡204253人,其中死亡和失踪50756人。 (“Battle of the Somme”)

菲茨杰拉德采用了语象叙事与人物对话交错的手法去描写战场遗址并回顾当时战役的情况。第十三章一开头就描写道:

迪克绕过护墙的拐角,继续沿着战壕在垫路木板上往前走。他走到一架潜望镜跟前,通过镜头向外看了一会儿,随后走上台阶,隔着胸墙向前眺望。前方灰暗的天空下是博蒙阿梅尔,左边是带有悲剧色彩的蒂普瓦尔高地。迪克用望远镜看着这些地方,不禁悲从中来,喉咙哽住了。(69)

引文中博蒙阿梅尔是索姆河战役第一天(1916年7月1日)的战场,在战斗打响的半个小时里纽芬兰军人的伤亡就超过百分之九十,后来的纽芬兰阵亡将士纪念碑上列出了8000人的姓名。蒂普瓦尔高地在索姆河边,德军建有防御工事,1916年9月被英军第51高地师攻下。蒂普瓦尔阵亡将士纪念碑刻有1916—1917年间阵亡的73412人的姓名。(Brucoli:78)如此惨重的伤亡,难怪作者把“灰暗的天空下”和“悲剧色彩”的字眼分别放在两个地名之前,迪

克用望远镜看到它们时就“不禁悲从中来，喉咙哽住了”。

接下来迪克对同行的罗斯玛丽说道：“那年夏天，脚下的每片土地每英尺就夺去20个人的性命”。(69)他还说：

瞧那条小溪——我们两分钟之内就能走到那儿。英国人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到达那儿——整个帝国的军队前仆后继，十分缓慢地向前推进。另一个帝国的军队则以每天几英寸的速度十分缓慢地向后撤退。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一代欧洲人再也不想干那种事了。(69—70)

引文中的“整个帝国的军队”指英军，“另一个帝国的军队”则是德军，迪克的这段话如实地把索姆河战役的血腥程度表达了出来。

迪克的讲述可以在英国史学家李德·哈特(Liddell Hart)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中得到印证，该书对1916年7月1日英军发动攻势的战况这样写道：

清晨7时，炮击达到了顶峰。半小时后，步兵爬出战壕前进。士兵成百上千地被击倒；中间地带满是他们的尸体。他们尚未达到德军的防线就已经牺牲了。……从早到晚充满着暴行的狂啸，令人困惑的死亡、痛苦与胜利。一整天我们的人从血腥的战壕掩体中爬出，却少有冲过中间地带的。有些人爬不出自己的战壕，许多人过不了中间绿地，阵亡在敌人铁丝网上，或被迫往回走。但也有人越过中间地带，愈走愈远，从这条防线到那条防线，逐一将敌人驱退，一直到索姆河会战在敌人撤退声中落幕为止。(226—28)

梅里迪斯(James H. Meredith)指出：在《夜色温柔》中索姆河战役遗址上，“迪克·戴弗发出了关于对于西方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代价的独白。这一场景(及这部小说)无疑是菲茨杰拉德作品中关

于战争的最有意义的陈述……”(166—67)菲茨杰拉德对一战遗址的描绘和借人物之口发表的评论明确地表达了反战主题。索姆河战役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次战役，一战时期还发生了多次大的战役。正是这样的一场血腥的大战给无数欧美青年带来了巨大的肉体 and 精神的创伤，才导致了战后一代欧美青年理想破灭而投身于20年代的消费文化中，放纵行乐。而这种消费文化的现象在《夜色温柔》中得到了大量的描绘。

### 消费主义场景的语象叙事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以空前的速度发展，汽车、收音机、电冰箱普及到普通家庭，有声电影出现，种种与时尚和消费相关的大众杂志流行，广告业兴盛，连锁商店遍布城乡，消费文化蓬勃兴起。由于美元坚挺，欧洲生活成本比美国低，于是大批美国人到欧洲度假或者长期居住。同时，许多美国青年在一战后理想破灭，对美国的社会现实感到格格不入，纷纷离开美国旅居欧洲。如同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中的人物，《夜色温柔》中的不少人物也是那样的一些理想幻灭的青年，他们频繁出入于法国和瑞士的度假胜地、酒吧、咖啡馆、夜总会、旅馆、商场等等地方，在20年代兴盛的消费文化中纵情行乐、挥霍青春、获取快感，以忘却痛苦、填补空虚。作品对这些场所及人物在其中的活动有不少详细的描绘。

罗斯玛丽在戛纳等待火车时，有一段对她在咖啡馆里情况的描述：

外面的树木把一片绿色的阴影洒在咖啡桌上，一支管弦乐队在演奏《尼斯狂欢曲》和去年流行的一些美国乐曲，对想象中来自世界各国的宾客大献殷勤。她为母亲买了法国的《时报》和美国的《星期六晚邮

报》。她一边喝着柠檬水,一边打开《星期六晚邮报》,翻到刊载一位俄国公主自传的那一版。(17)

此段文字提到了当时的流行音乐和流行刊物,这些都是消费文化的组成部分。

书中有一大段关于尼科尔同罗斯玛丽一道去商店购物的描述:

在尼科尔的指点下,罗斯玛丽用自己的钱买了两套衣服、两顶帽子和四双鞋子。尼科尔按照一份共有两张纸长的大清单采购物品,另外还买了摆在橱窗里的东西。……她买了几串彩色念珠、几块海滩上用的折叠软垫、一些人造花、蜂蜜、一张专供客人用的床、几个包、几条围巾、几只鸚鵡、可以摆在玩具小屋中的微型物品以及三码长对虾色的某种新式布料。她还在赫耳墨斯商店买了十二套游泳衣、一条橡皮鳄鱼、一副黄金和象牙制成的旅行象棋、给阿贝的大号亚麻布手帕、两件羚羊皮夹克,一件的颜色是那种翠鸟青,另一件是火红的灌木色……(67)

以上罗列的这份长长的购物清单表明了尼科尔为代表的美国上层阶级挥金如土的行为,也是20年代消费主义的典型体现。紧接下来的作品的陈述则描绘了成千上万各行各业的劳动人民的辛苦工作,生产出种种商品,满足了尼科尔们穷奢极侈的生活。这段描述也反映了西方社会上层阶级与下层劳动人民之间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异。

……她买下所有这些东西完全不同于一个交际花的采购,交际花购买内衣和珠宝,说到底还是购买职业装备和保险——而尼科尔的采购则是出于一种不同的想法。尼科尔是大量才智和辛劳的产物。为了她,一列列火车从芝加哥出发,穿过大陆丰腴的腹地,抵达加利福尼亚;胶姆糖工厂冒出滚滚浓烟,工厂的输送带一环环地加长;男人们在大缸里搅拌着牙膏,从铜制的桶

里汲取漱口剂;姑娘们在八月里敏捷地把番茄装成罐头,或者在圣诞节前夕出售廉价商品的杂货店里忙个不停;印第安混血儿在巴西的咖啡种植园里辛苦劳作,梦想家被剥夺了新型拖拉机的专利权——这只是向尼科尔做出贡献的一部分人,而整个体制在摇摇晃晃、轰隆隆地向前推进的时候也为像尼科尔这样大批购物的行为提供了一个相当红火的局面,……(67—68)

这段陈述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论述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佐证。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

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同时却把一部分劳动者抛回到野蛮的劳动,而使另一部分劳动者成为机器。(46)

尼科尔之流无须参与任何劳动,不生产任何商品,但是却能够穷奢极欲地消费,尽情享受。这段文字也表明了菲茨杰拉德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Curnutt:103—05)赖特(James F. Light)指出:菲茨杰拉德曾在致女儿的信中说他自己“在心底里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他想“以某种可以接受的形式向人们说教而不是娱乐读者”。赖特认为,菲茨杰拉德“对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的的不满使得他对拥有财富和特权的美国贵族阶层一直都怀有敌意”。他还说,“菲茨杰拉德以艺术的方式不断地揭露在有闲阶级生活闪闪发光的外表下的粗俗与腐败。”(133,135)这一主题在菲茨杰拉德的这部小说和其他许多作品里都有清楚的表现。

在作品第22章中,迪克在罗马,他和朋友科利斯在晚饭后去了一个酒吧,接着又去卡巴莱夜总会,下面是一段对该夜总会场景的描述:

他们下车来到一家四壁镶着木板的卡

巴莱夜总会,在这座冰冷的石头建筑中不由自主地起了一种人生短暂的感觉。无精打采的乐队在演奏一首探戈舞曲。宽敞的大厅里有十二三对男女在翩翩起舞,他们那精巧、优美的舞步让美国人看了十分刺眼。侍者多得不得了,就算有几个好事的人兴风作浪,也不会出现喧闹骚乱;场面看上去相当活跃,但却笼罩着一种期待的气氛:期待舞会、夜晚以及使这一景象保持稳定的力量均衡早些结束。这叫敏感的客人相信,无论想在这儿寻求什么,都会一无所获。(278—79)

这段对夜总会场景及气氛的描写,一方面展示了迪克等人空虚、无聊、寻求刺激的心境;另一方面为迪克接下来与出租车司机斗殴、被关进警察局、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下坡路做了铺垫。

作品中种种有关消费文化的描写实质上也是美国本土现代主义的表现。有学者指出:美国这种本土的现代主义是由大公司、工业和大众媒体合力制造出来的“劣质品”,它超出了通常与高雅现代主义相联系的美学与实践。“在1920年代、1930年代和194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的巨大机器,包括好莱坞、平装书出版业、大众市场杂志、广告业、连锁杂货店、百货公司等等,把劣质现代主义传播到美国的每一个角落。”(Rabinowitz;279)一战后大批到欧洲游历或者居住的美国人,包括《夜色温柔》所刻画的那样的人物,则把美国这种低俗的现代主义传播到了欧洲。

### 三、人物的语象叙事

该小说的第一卷中,有不少内容是通过罗斯玛丽的眼睛去观看的,诸如里维埃拉海滨的众多人物,尤其是多次出现的迪克夫妇形象,迪克夫妇在其海边山村中的

戴安娜别墅举行的晚会,迪克带罗斯玛丽去参加的茶会等等。通过对罗斯玛丽感知到的视觉形象再现的语言再现,作品生动地再现了一个个人物的气质形象、言谈举止、社会地位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罗斯玛丽在小说中的作用,福塞尔(Edwin Fussell)指出,罗斯玛丽是作品“重要的意识中心”:

通过她的眼睛,菲茨杰拉德为我们提供了对戴弗夫妇及围绕着他们的那些人的最初的详细的画面,……由于罗斯玛丽敏锐而不受约束的观察,菲茨杰拉德能够在社会面貌的最丰富神韵与道德愤怒的潜藏现实之间永久地保持讽刺的张力。(115)

下面是作品对罗斯玛丽在海滨初次见到迪克夫妇等人的描述:

在另一边,最靠近她的是一位年轻女子。她躺在一把遮阳伞底下,正从摊在沙地上的书中开列一份清单。她的游泳衣松松垮垮,把肩膀和脊背露了出来。她那健康的橘红色的皮肤,配上一串奶油色的珍珠项链,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那张美丽的脸上露出严厉而又可怜的神气。她的目光与罗斯玛丽的目光相遇,但却并没有注意到罗斯玛丽。她旁边是个头戴轻便鸭舌帽、身穿红色紧身衣的漂亮男子。……

过了一会儿,她才明白那个戴轻便鸭舌帽的男子正在为这个小团体无声地表演。他一本正经地摆弄着手里的把耙子,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在清除砂砾,但却逐渐表现出某种莫测高深的滑稽样儿,而脸上依然一本正经。他表演中最细小的动作都叫人乐不可支,最后,不管他说什么,都引起一阵大笑。(6—8)

这段引文中最靠近罗斯玛丽的年轻女子即是作品的女主人公尼科尔,那个戴轻便鸭舌帽的男子则是男主人公、尼科尔的丈夫迪克。这是男女主人公在作品中的第

一次出现。因篇幅所限,本文把罗斯玛丽眼里的其他人物形象的对比描写省略了。这段文字透露出罗斯玛丽一开始就对迪克和尼科尔产生了好感,而对同迪克夫妇无关的另外一群人没有好感。这也为她后来与尼科尔的交往,同迪克恋情的产生和发展的情节做了铺垫。

两天后的一个早上,罗斯玛丽在海滩又见到迪克和尼科尔。在迪克同她打招呼后,作品叙述了她的感受:“他显得和蔼可亲,风采动人——听他的口气,他一定会照顾她的,而且过些时候,他就会为她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出无穷无尽的壮丽前景。”(19)这句话暗示了她将会同迪克发展出一段非同寻常的关系,也预示了情节的发展方向,同时还说明了罗斯玛丽对未来怀有一种憧憬和梦想。紧接着作品描绘了她眼里的尼科尔:

尼科尔正在阅读一本制作马里兰式炸鸡的烹饪书,她的珍珠项链下面露出棕色的脊背。罗斯玛丽估计她大概二十四岁——她那张脸本可以用人们常说的漂亮之类的字眼来形容,然而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它最初是凭借刚劲有力的轮廓和特征夸张地构成的,其脸色及表情的独特和生动,以及所有与气质和性格相关的方面,仿佛都是按照一种罗丹式的意图塑造成的,随后再朝着美貌的方向雕琢,直到稍有差错,就会无法补救地削弱其感染力和特质的程度。对那张嘴,雕塑家更是费尽心机——这简直是杂志封面上的弓形嘴唇,同时它与脸的其他部位的特征又相吻合。(20)

这段语象叙事运用描写雕塑的语言把尼科尔的形象和气质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文中直接提到著名的法国雕塑家罗丹,使人不禁把尼科尔的形象与罗丹创作的栩栩如生的雕像

联系起来。作品中还有多段语象叙事的文字描写尼科尔,这是因为尼科尔是全书的重要象征,她象征着一种“非理性的梦”、“没有真正所指的梦”、(Doherty:158)迪克最终幻灭了的美国梦。而美国梦的幻灭正是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所以语象叙事是菲茨杰拉德刻画人物、表现象征、进而表达主题的一种重要手法。

罗斯玛丽在海滩上,看到迪克、汤米·巴尔邦和阿贝·诺思,便把这三个人做了比较。下面节选了相关的部分内容:

她依次打量面前的三个男人,……。他们三个都相貌堂堂,并且各具特色。他们都有一种特别的温文尔雅的风度,……

这三个男人都不大一样。巴尔邦的身上欠缺一点教养,多了点儿怀疑和嘲讽的味道。他为人刻板,甚至有点墨守成规。阿贝·诺思外表看起来相当腼腆,但是他那种妙趣横生的诙谐叫她既开心又困惑。……(23)

巴尔邦是一个退伍军人,他后来追求尼科尔,两人坠入情网。巴尔邦的原型即是菲茨杰拉德的妻子珊尔达的情夫、法国海军航空兵军官尤多亚德·岳桑(Edouard Jozan)。而阿贝·诺思的原型则是菲茨杰拉德的朋友、著名幽默作家林·拉德纳(Ring Lardner)。菲茨杰拉德把他对这两个人物的看法通过罗斯玛丽观察到的角色再现了出来。对于迪克,作品则花了较多的篇幅刻画出了罗斯玛丽眼中的这位爱慕对象:

可是迪克·戴弗——他是最完美的人。她默默地欣赏着他。他的皮肤微微泛红,被太阳晒得黝黑,短短的汗毛也略带红色——那薄薄一层汗毛从胳膊延伸到手背。他的眼睛是蓝色的,十分明亮锐利。他的鼻子在他望着谁或者和谁交谈时无疑总是对着对方——这样的注意很讨人喜

欢,……他的嗓音带着一种轻微的爱兰人的悦耳音调,仿佛要讨好世人,然而,她感到他身上有股烈性,一种自我克制和自我约束的气质,这也正是她所具备的美德。哦,她选择了他。……(23)

这段语象叙事清楚地表明罗斯玛丽喜欢迪克身上的一切,从汗毛到眼睛、从鼻子到嗓音,一直到他的气质,完完全全迷恋上了迪克,坠入了情网。尽管迪克开初还比较理智,婉拒了她,不过,在罗斯玛丽的不懈坚持下,迪克也逐渐变得不能自持,发生了婚外情。(77—81,91—94)而这一情节的发展与小说的象征和主题相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拥抱罗斯玛丽的迪克·戴弗成为美国和欧洲从自律、专注的生活向放纵、放荡、道德混乱的生活转变的象征——一个父辈迷恋自己后代的象征。迪克的崩溃,准确地说就发生在1929年。”(斯坦顿:323)而美国社会的大萧条时期就始于1929年,这应该不是一种巧合。菲茨杰拉德本人的命运在大萧条时期也走上了下坡路。

另一方面,在汤米·巴尔邦的追求下,尼科尔也移情别恋,与其发生了恋情。在小说第三卷第八章里,尼科尔同汤米在尼斯附近的海边旅馆开房,两人一起到蒙特卡洛海滨游乐场吃饭,在月光下的海水浴场游泳。作者对他们两人“极尽缠绵”的场景采用了大段的语象叙事,(367,372),接下来作品叙述道:“迪克对她的所有教导渐渐地都被抛到脑后,她变得非常接近自己最初的为人,成为令她周围的人们难以理解地放弃争斗的典型人物。在月光下她与汤米极尽缠绵,对她的情人肆无忌惮的行为欣然加以接受。”(372)她不再是过去那位依靠并爱慕迪克的精神病人,而迪克再也“支配不了她了”。(375)她与迪克最后分道扬镳。下面是在两人分手前,尼科尔眼中的迪克形象:

她悄无声息地走近,看见他呆在小屋后边,坐在峭壁护墙旁的一张帆布躺椅上。她默默地看了他一会儿。他在用心思索,生活在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世界里,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眉毛时而扬起时而落下,眼睛一会儿眯起,一会儿睁大,嘴唇时而闭起时而张开,双手在不停地动着。她看出他在心里一步一步地编织他自己的而不是她的故事。他一度紧握双拳,探身向前;一度脸上还显出痛苦和绝望的神情——这种神情从脸上消失后仍留在她的眼睛里。尼科尔几乎是平生头一次为他感到难过……(375)

这段语象叙事细致地再现了尼科尔眼中迪克痛苦的表情和绝望的心情。接着两人进行了一次简短而不欢而散的对话。之后,小说的叙事者评论道:“这个病例已经了结。戴弗大夫可以空闲下来了。”(377)这意味着迪克·戴弗与尼科尔彻底分手了。后来,迪克返回美国,在纽约州的小镇上行医。最后,尼科尔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至此菲茨杰拉德再一次展现了一个美国梦如何幻灭的故事,小说也就此戛然而止。

从以上作品中多个场景的描写和人物的刻画,我们可以看出,语象叙事在这部小说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菲茨杰拉德娴熟地运用这种手法描绘出了一幅幅色调各异的生动场景并塑造出了一个个立体饱满、性格各异的人物。这些运用文字再现的视觉再现为人物的活动、情节的发展、象征的表现和主题的表达提供了适当的氛围和条件。菲茨杰拉德研究专家斯特恩(Milton R. Stern)指出:“从菲茨杰拉德全部作品来看,在他走向成熟风格的旅程中,《夜色温柔》如同《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座丰碑。”(96)而语象叙事正是建造这座丰碑的重要



手段之一。



社,1979。

#### 参考文献:

1. Bartsch, Shadi, and Jas Elsner. "Introduction: Eight Ways of Looking at an Ekphrasis." *Classical Philology* 102.1 (2007): i-vi.
2. "Battle of the Somme." *Wikipedia*, 25 Sept. 2014.
3. Bruccoli, Matthew J., and Judith S. Baughman. *Reader's Companion to F. Scott Fitzgerald's Tender Is the Night*. Columbia, SC: U of South Carolina P, 1996.
4. Curnutt, Kirk. "Fitzgerald's Consumer World." *A Historical Guide to F. Scott Fitzgerald*. Ed. Kirk Curnutt. New York: OUP, 2004.
5. Doherty, William E. "Tender Is the Night and the 'Ode to a Nightingale'." *Critical Essays on Tender Is the Night*. Ed. Milton R. Stern. Boston: Hall, 1986.
6. Fussell, Edwin. "Fitzgerald's Brave New World." *Critical Essays on Tender Is the Night*. Ed. Milton R. Stern. Boston: Hall, 1986.
7. Heffernan, James. "Ekphrasis and Representation." *New Literary History* 22.2 (1991): 297-316.
8. Light, James F.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Novels of F. Scott Fitzgerald." *Critical Essays on Tender Is the Night*. Ed. Milton R. Stern. Boston: Hall, 1986.
9. Meredith, James H. "Fitzgerald and War." *Historical Guide to F. Scott Fitzgerald*. Ed. Kirk Curnutt. New York: OUP, 2004.
10. Rabinowitz, Paula. "Social Representation within American Modern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merican Modernism*. Ed. Walter Kalaidjian. Cambridge: CUP, 2005.
11. Stern, Milton R. "Tender Is the Night and American Histor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 Scott Fitzgerald*. Ed. Ruth Prigozy. Cambridge: CUP, 2002.
12. Welsh, Ryan. "Ekphras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ories of Media: Keywords Glossary*. Web. 1 June 2012.
13. 菲茨杰拉德:《夜色温柔》,主万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14. 哈特:《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林光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5.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

16. 斯坦顿:《“老爸的女儿”:〈夜色温柔〉的象征和主题》,秦苏珏译,载程锡麟编选《菲茨杰拉德研究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图像叙事研究——以美国现代文学为例”(12BWW003)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 FOREIGN LITERATURE

## BI-MONTHLY, NO. 5, 2015

Editor: JIN Li

Associate Editors: JIANG Hong, MA Hailiang

---

### Selected Abstracts

**ZHANG Ke On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Sólo cenizas hallarás” 3**

Raúl Pérez Torres's short story “Sólo cenizas hallarás”, mixing “close-up” and “panorama”, endows the story with a strong sense of depth and vitality. This story presents a traumatic love tragedy, which reconstructs and deconstructs the “now” and an enchanting historical period. Through symbolic expression underlying the metaphorical text, this story reflects the author's anatomy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nd conveys the author's hope that the people can demystify the history to break loose from its blinding haze, and that the people can restore national confidence and rebuild a national identity.

**WU Yuanlin “I Am Very Visually Minded”: The Visual Art of Elizabeth Bishop's Poetry 15**

Elizabeth Bishop is one of the “Mid-century American Poets”. Her poetry is distinguished by its visual clarity and freshness. From three divergent aspects including infant sight, painter's perspective and inner eye, the essay focuses on its visual art and reveals that it is a creative process full of life and energy, beginning from curiosity, then sliding into concentration and ending with wit. It is a power of discovery as well as an endowment of meaning. In sum, visual art is not only a creative method, but also a mode of thought, a surreal glimpse of everyday life.

**WANG Yan What Is Foreign Literature? 28**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China has been divided into two sub-disciplines: the Literature of Foreign Nations and Comparative & World literature. The first sub-discipline can be compared with the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nation's attempts to perform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The second may fall into the category of general literature studies. The wars or crises in American history have always been accompanied by a renewed appreci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foreign language fluency and of knowledge about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the enemy. Likewise, the foreign studies in mainland China after 1949 also address the issues of foreign polic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In the light of different objectives of the disciplines, the two types of studies are subject to the ‘objective’ or ‘empathetic’ approach to foreign literary texts.

**CHENG Xilin On the Ekphrasis in *Tender Is the Night* 38**

*Tender Is the Night* is one of Fitzgerald's important works.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ekphrasis and the writing of the novel. With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mind,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approach of ekphrasis employed by Fitzgerald. By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this paper shows how Fitzgerald describes the colorful scenes and portrays vivid and variable characters. All these help to create suitable atmosphere and conditions for the activities of characte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symbols,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themes.